6

V
B330.2
S72

9-10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瑶同校

宋高宗皇帝紀　附金紀

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西遼咸清三年○夏大德四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張守罷時帝以樓炤言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

趙鼎不可守遂求去○以胡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金班女直小字○二月帝如臨安府○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入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先是帝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許浩曰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間關江南苟存社稷在離之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之時也卧薪嘗膽猶恐不及顧乃優游於文翰間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遍若將鑒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義莫大於復讎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讐不少動心而食稻衣錦自若亦果

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而自以學書賢於他好是誠賢於彼也然人當以堯舜為法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王之美事也而高宗之讀之徒獘精神而不能措諸事而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為之訓有違吾故著之

○帝至臨安府自是定都矣○三月以仲儒為嗣濮王○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與義罷○金以韓昉為翰林學士○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五月壬倫及金使烏陵思謀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斡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完顏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完顏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時蒲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宗雋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田凡五頃特玠僑寓于衢

○王庶自淮南還（庶素有威嚴及視師坐壇上自大將已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

○以張宗顏知廬州徙劉錡屯鎮江○七月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如金○八月金始頒行官制○金以所都會寧爲上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爲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遼舊云）○九月金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十月劉大中罷○趙鼎罷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故罷○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帝意不移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卒成檜志○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知平江府何子諲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諲不肯拜金詔乞致仕且言和議之非秦檜許之）

○韓世忠乞奏事行在所不許及金使張通古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張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之以壞和議不克洪澤有二一在鳳陽府盱眙縣北一在淮安府山陽縣界未詳○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乞斬秦檜詔貶銓監廣州都鹽倉先是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然猶慮羣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庭實館職胡珵朱松朱子之父時爲校書郎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可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

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兇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道于陛下如石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若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

斷二人頭竿之槀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連貶竄宜興進士吳師古錄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于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王庶罷庶屢言和議非是不聽遂求罷從之○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牓諭及金通和○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奉表報謝使○以施廷臣爲侍御史莫將爲起居郎不敢拜監察御史施廷臣司農丞莫將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之朝論大駭吏部尚書張燾率侍郎晏敦復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使樓炤諭以美官燾終不改前議

○作慈寧宮以皇太后常氏將還命作宮以待之

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清四年○夏大德五年春正月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得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

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盖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爲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爲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岳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益怒遂成讐隙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爲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比較務楊偉皆上書極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怒之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固陵在開封府陳州城西明州今寧波府也

○以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及

割地界使○遣判太宗正事士儴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
脩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用書責
檜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爲
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
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
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
言○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先是資善
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
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
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爲非

固辭不拜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死物而故也
○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以王倫爲東京
留守○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初賜內侍藍安石謚宦
者有謚始此○二月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
京宣諭使○以李綱爲湖南安撫大使張浚爲福建安撫
大使○以郭浩爲陝西宣諭使○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
爲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王倫至汴金人以三京及陝
西河南地歸之○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人陷府州
○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以孟庾爲西京留守路
允迪爲南京留守○五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

名顯忠世輔之先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應募有功庶大奇之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耶戒世輔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兀朮授世輔知同州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撤離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陽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懼高原望追騎益多與撤離喝拆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撤離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翹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其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撤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即以二十萬以文臣王樞武臣移叱爲陝西宣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宋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班大哭乃辭王樞移叱不從遂擒之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遂歸○六月皇后邢氏崩于金之五國城○夏國主乾順卒子仁孝立○四月宣撫使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爲作廟以奉焉○竄澧州推官韓紃于循州以上書論和議之非澧州今屬岳州府循州今惠州府也○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士儴還自河南貶兵部侍郎張

燾知成都府先是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秦檜患之遂貶○樓炤承制以楊政爲熈河經畧使吳璘爲秦鳳經畧使屯興元以保蜀郭浩爲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是時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及金人執之

○七月以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司事于河池河池縣名今鞏昌府徽州漢中府鳳縣

○金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宋國王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充國王宗雋爲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宗雋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出爲行臺左丞相居燕京

○金以兀朮爲都元帥○金以杜充爲行臺右丞相○樓炤還自鳳翔○八月金撻懶等復謀反伏誅○蘇符如金賀正旦也

○十月金徙王倫于河間遣副使藍公佐還○嗣濮王仲儡卒○十二月李光罷以與檜議不合故也

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西遼咸清五年○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春正月以莫將爲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身

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爲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凛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爲南渡之偏安耶惜哉○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爲南京副留守○四月金蜀國公銀术可卒○韓肖胄罷○五月作敷文閣○金人分道南侵兀术至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爲金兀术以歸地于宋爲非計遂與斡本定謀金主乃如燕京命兀术自黎陽趣汴撤離喝出河中趨陝西聶黎攻山東李成攻河南○金冊李仁孝爲夏國王○金烏禄侵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舊王烏禄太祖之孫許王斡里朶之子金李成侵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金撒離喝取永興軍陝西州縣皆降之○金烏禄圍順昌府劉錡敗之六月兀术來戰錡復大敗之兀术走還汴順昌圍解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彦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卒三千爲四萬人自臨安泝江絶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

皆携弩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
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遽老稱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
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
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
喜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
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
候募士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勇子備戰守婦人礪刀
劒特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車輪轅埋城
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
六日粗畢而金游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金人圍
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
營自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
衆既而金烏禄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
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先是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
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轅端軼著于城或
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
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
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
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
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

銜枚騎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古吊反大呼也高聲也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彥舟酈瓊趙榮等帥十萬衆來援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

皆番休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神氣清
京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
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
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戰入其陣刀
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
去錡遣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
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
長簷三人爲伍貫以常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
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
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爲之號

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
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
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
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
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
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擁衆還汴
是役也錡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
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
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
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

可惜也○吳璘使李師顏敗金人于扶風援之扶風縣今屬鳳翔府

○岳飛將牛皐敗金人于京西○郭浩使鄭建充敗金人于醴州援之醴州今西安府乾州

○樓炤以父喪去位○王彥敗金撤離喝于清溪嶺撤離喝走還鳳翔○詔齊安郡王士褒主奉濮王祠事○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時飛遣將分布經畧而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軍諭指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冉來機難輕失不可○韓世忠使王勝成閔大敗金人于淮陽軍○岳飛及金人戰于蔡州敗之復其城○二月張俊使宋超敗金人于朱家村○胡世將使田晟大敗金人于涇州涇州今屬平涼府

○岳飛使張憲敗金韓常于潁昌復潁昌及淮寧府○岳飛使郝政敗金人于鄭州復其城○知河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金人于河清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汝州今屬南陽府河清縣名今孟津縣是也名今嵩縣是也伊陽縣俱屬河南府

○韓世忠使王勝復海州金人來救勝大敗之○王德復宿州遂會張俊于城父城父縣名在鳳陽府亳縣東南金烏禄及酈瓊棄

亳州遁去俊入亳留二日而還次于壽春時酈瓊與葛王烏禄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引去（初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安置秘書少監趙鼎于潮州○七月岳飛使張應會李興復永興軍○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之也初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之地者無不力為之）

○岳飛大敗金兀朮于郾城先是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郾城縣屬開封府）

○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金兀朮侵潁昌岳飛使王貴敗之時兀朮既敗于郾城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

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户撤八千户百人冉興死之獲其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兀朮引兵還汴臨潁縣屬開封府

○岳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於沁水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垣曲縣屬平陽府沁水縣屬澤州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絶金人大恐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

○岳飛大敗金兀朮于朱仙鎮兀朮走還汴飛遣使脩治諸陵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

○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州金復取潁昌淮寧府蔡鄭州飛固辭職不許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

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忙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爾因上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載香盆運粮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至八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黠堅黑也言其凶暴若夏桀也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會寧府濱州之西即今之利涉軍也噍齧也言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八月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

盟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秦檜之謀也九成從楊時學
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
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
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諂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
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
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
豈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寘首選及爲刑部侍郎屢
以和議爲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胡爲異議特
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
可不察檜尤惡之○楊沂中之師潰于宿州遂自壽春渡
淮而還金人屠宿州○九月使李易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金人復入西京知府李興出走○以郭浩知金州節制
陝西河東軍馬○十月金撤離喝取慶陽府河東經畧使
王忠植死之○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時金主方興禮
樂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
○十二月金以阿離補撒離喝爲左右副元帥○金始置
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遂以女直奚契丹之人徙居雜處
○以知郴州劉頒爲御史中丞劾秦檜主和議出爲淮東
提刑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清六年○夏大慶二年春正月金兀朮入壽

春府遂渡淮入廬州○詔楊沂中帥師赴淮西岳飛進師
江州○金主初服衮冕○二月王德復和州金兀朮退師
昭關德又敗之遂復昭關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北
○詔韓世忠帥師援淮西○楊沂中劉錡及金兀朮戰于
柘皐大敗之遂復廬州初兀朮攻廬州詔劉錡自太平州
援之錡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已陷錡乃與關師古
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
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
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翌日沂中
王德田師中張子盖之軍俱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
渡河以擊之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
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
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躁從之金人以拐
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侍弓矢吾有以屈
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
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保于紫金
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
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復廬州柘皐
河在廬州府巢縣西北東關在和州含山縣西南巢湖在
廬州府巢縣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東山在鳳陽府盱
眙縣東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東北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改封道君皇帝爲天水郡王淵聖皇帝爲天水郡公故遼主延禧爲豫王天水郡今鞏昌府秦州○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一日宴群臣于瑤池殿適兀朮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三月金人取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遂皆帥師還鎮○岳飛帥衆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金兀朮自渦口渡淮北去○張俊還師建康○劉錡還師太平○楊沂中還師臨安○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世忠俊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故有是命

蔣誼曰昔朱元晦有曰金始終以和愚宋宋始終以和自愚若此者又非特愚而已矣挈肉以鬬虎賫金而禦盜欲求虎勢不張盜鋒不利終不可得也彼公子買爲楚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則知買爲無罪而見殺故仲尼作春秋深著辭貶之夫金之欲

和豈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覺膽寒既而復敗於郾城又敗於朱仙鎮號令不行於河北雖垂涎有吞江南之志自知無能爲也吾固知彼君臣之謀矣民可恩義結而不可以勢力拘自我取兩河之地無寸澤以及下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僉民之壯以入軍而中原之民望宋久矣使宋之君臣同心協謀而張韓劉岳四路之兵併力相嚮則取中原如俯首拾芥爾不若還其三喪返其生母姑留淵聖以爲羈縻之策畫淮水中流以爲界則我有仗義於萬世之名彼有息民于目前之樂君臣生疑壯士解體伺其有隙一鼓成擒未爲晚也不然

紹興八年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而朝廷已須上天悔禍之詔赦恩未遍起視金兵又四至矣吾固知其和終非本意柰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懼心使飛不死則和不成故高宗殺飛以說金即僖公刺買以說晉焉得爲君矣雖然孟軻有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飛於此時可行矣故易以知機爲神而飛不達此惜哉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五月置兩淮江

東西湖廣京西四道總領軍馬錢粮官○詔張俊岳飛如楚州巡視邊防○金太師領王省事幹本卒幹本自天會初即當國事議禮制度興學選士治曆明時皆幹本啓之○六月以秦檜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罷劉光世兵以爲萬壽觀使光世尋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逮遠矣○張俊岳飛還自楚州○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知荆南府○張俊如鎮江措置軍務○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罷知温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知不爲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

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飛不聽及同如楚州
俊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嵬軍飛
義不肯俊弗悅俊又欲脩楚州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
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
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
大理將以翁揺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
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
告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
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
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多以請和而

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
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
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至舒蘄而不
進及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爲萬壽
觀使奉朝請萬俟音木其卨音屑
綱目斷云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
立不賞之功張俊忌之於前秦檜忌之於後金人忌之
于外群小忌之於中苟能見幾明決則投簪而退解組
而歸儉德避難以脫小人之厄可也不能以此自圖而
乃陷其坎窞自是而罷官自是而繫獄自是而屈辱自

是而遭刑父子一門畧無噍類其禍豈不慘哉一念不
謹而貽後憂岳公亦昧於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此始
爲秦檜罪而終爲岳飛惜也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
遂皆還鎮初璘援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
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
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
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
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
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
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吳軍其殲于此
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餘
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時胡
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
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
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截坡約
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
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將異
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
輕裘肥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

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之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諸將各還鎮胡世將惟浩歎而已○詔復劉子羽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張俊嘗爲子羽之父韐部曲韐器之至是俊爲樞密遂薦其才故復用焉○莫將還自金詔以劉光遠爲金國通問使○十月金人入楚泗州○劉光遠還自金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兀朮遣光遠還要重使會議奏檜奏遣良臣往）

○下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時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即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鞫之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

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
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
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
遣使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
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
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
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
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
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

憲王貴全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
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
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卨喜白檜薄録飛家取所賜御札
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迹
卨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
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撲何
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儴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
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
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
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漢法

兵行而逗遛者斬

宋史論斷曰矯詔者專恣無君之辭楊氏曰小人設險中之險以陷君子坎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爲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實險中之險也蓋金人之所忌者惟飛而秦檜之所忌者亦飛以爲苟不害飛終梗和議是以必欲害之也誣以謀反固險矯詔下獄此非險中之險乎秦檜主之張俊万俟卨又從而成之誣累張憲株連岳飛羅織繫獄噫檜何讐於飛飛何負於檜此誠天地之大變人心所不容檜之罪又何得而粉飾之哉故書矯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于大理獄所以著其誣累之非即此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宋事之興廢從可知矣

史臣曰按岳飛之死世皆以爲秦檜矯詔而殺之而此特筆帝下飛于獄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藉使檜矯其詔以殺飛則必高宗之爲君可以欺而蔽也春秋於其臣不能討賊而又不越境而還歸之以弑逆之獄然則高宗之於飛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誅之罪準以趙盾之誅又安能逃殺戮功臣之罪哉況宋史何鑄傳明言鑄白飛冤而檜答以此上意也

○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吊民伐罪之師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尋進封成安郡王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治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杖規畫莫不精絕○成安郡今順慶府奚童唐人呼執事賤者曰奚童

○金人取濠州○邵隆復商虢陝州○十一月范同罷秦檜惡之故也○安置提舉洞霄宮李光于滕州滕州今梧州府藤縣是也○魏良臣及金蕭毅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歲幣銀絹各二十伍萬○及金平畫淮水中流爲疆以唐鄧二州畀之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招納叛亡○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疋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詔周聿莫將鄭剛

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以畀金人○秦檜殺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時歲已莫而飛獄不成一日秦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撲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爲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絶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妓遺之

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饑死不虜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須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

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東萊呂氏曰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羣盜五十萬衆於南董閭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先儒松雪翁曰爲忠臣見忌於姦臣賊臣權臣不免於殺其身者自古有之若宰嚭之殺伍員靳尚之殺屈原姦臣也張巡死於祿山顏真卿死於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鄂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公權臣也亦姦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姦賊權臣之名者則必唾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偉哉斯言宜爲千古姦賊權臣之戒愚觀武穆王奮身

戎伍位至將相其英雄謀畧雖古名將鮮有及之而高宗昏暗竟爲賊檜謀害孝宗即位詔求其後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立廟于鄂號忠顯之廟其在錢塘之祠尤盛王之父子六人及其父母與諸孫名位通顯者皆有像祀之王部曲諸將元朝皆贈爲侯塑繪其像于王之左右每歲春秋郡守致祭縉紳名賢詣其祠者無不肅容瞻拜頌詠稱嘆蓋其忠孝之德雖千萬人而曠百世同此心也其秦檜張俊万俟卨三賊至今士大夫言其姦者無不切齒恨之欲刳其心而食其肉不及王守祠之大也

壬戌十二年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列紹興元年○夏大慶三年春正月張俊還自鎮江○金衍聖公孔璠卒子拯嗣○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普安郡今保寧府劍州○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憚用兵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言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輙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韋氏○金改

封劉豫爲曹王○三月放判大宗正寺齊安郡王士㒟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齊安郡今黃州府㒟音嫋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熺等及第南省擢熺第一檜以爲嫌故以誠之爲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云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唐開元謂尚書省爲南省禮部也門下中書爲北省

○以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金使劉筈來以袞冕圭冊帝爲大宋皇帝

宋史論斷曰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袞冕來冊帝中國屈于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貶中國之鴻名受夷狄之穢號悲夫

史臣曰嗚呼帝者中國所自立上受天命而下應人心者也所傳者二帝三王之統所踐者祖宗列聖之祚況高宗被袞冕即皇帝位郊天饗廟君國子民至是已十有六年矣乃始受金人之封冊被其袞冕以爲大宋皇帝抑不知自此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稱者何等號邪嗚呼夷狄之禍至是極矣天理人倫於是乎掃地天冠地履於是乎倒置秦檜之罪上通乎天矣或曰此非特高宗之創始前此石晉固已行之矣嗚呼敬塘一武夫爾事出於救死非得已也君子猶不之與焉況高宗繼

體之君而啓有宋一代中興之業者乎或曰高宗亦爲親而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高宗救親之道亦多端矣而必爲此者由其心術不明怵於秦檜之邪說所謂秦檜之罪上通乎天者此也

○金主立其子濟安爲太子金自太宗及金主皆自諳班勃極烈即位至是始正名位定制度焉○脩臨安府學爲大學○五月以鄭剛中爲川陝宣撫副使○沈昭遠如金○初置榷場于盱眙○金主宴羣臣于五雲樓金主自去年荒于酒諫者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然未嘗止也至是每日盡醉乃罷

○六月安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于道州○以吳璘爲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七月竄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故竄之

○八月何鑄罷秦檜以其不附會岳飛之獄怨之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居于慈寧宮○鄭剛中以商秦之半商州今西安府商縣秦州屬鞏昌府畀金人棄方山和尚二原以大散關爲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易總服奉安于龍德別宮

劉氏定之曰高宗之與金和也謂使者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

耻和又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告之曰
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
說之庶彼有感於是宋上表稱臣構金降詔冊命宋皇
帝歸韋后及徽宗鄭后等喪噫高宗於此誠屈矣然爲
其父母而然則志可矜也假令不爲之屈而金人於其
父母尚存者幽囚困苦之甚而刀鋸鼎鑊之已死者舉
而委之於壑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高宗雖偃然帝于
江表亦何以爲心哉當時相臣忠義者雖云有若澤綱
鼎浚將臣智勇者雖云有若張韓劉岳恃以支吾則可
矣欲望其制吳乞買粘沒喝君臣之死命而回徽欽之

轅以南向豈易能哉故高宗之志可矜也不可以全斥
其非也古之人處此有高宗所不能及者曰漢高帝又
有不能及高宗者曰周平王故吾以高宗爲可矜焉何
也漢高帝之父曰太公爲項羽所執置于俎上謂高帝
曰若急下不然吾亨若父高帝應之曰吾與若俱北面
事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幸分我一杯羮
其言不少屈者以羽兵少食盡可脅而與之和也故侯
生繼往御太公以歸高宗奔播海隅僅存餘息何能及
此哉至如平王之父見弒於申侯於申之有難也平王
遣兵爲之戍守以救其危亡是則非其力弱不足以復

讐若高宗則直忘親以事仇爾故力足以制仇敵而使其親來歸者上也力不足以制仇敵而自屈以歸其親者中也力足以制仇敵而無意於其親者下也此漢高帝宋高宗周平王三君之等差也若乃高宗銳欲和金而信奸相秦檜之言殺良將岳飛以就之則愚惑甚矣豈可終恃哉漢高帝既歸太公之後即取羽於固陵使高宗既和金之後岳飛尚在俟彼之渝盟也而伐之不亦善乎

○九月以孟忠厚爲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以王次翁充金國報謝使○以郭浩爲金房開達四州經畧安撫使○楊愿如金賀正旦○金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十月葬徽宗及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之尋改曰永祐○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銮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十一月貶何鑄爲秘書少監以其援岳飛也○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諷臺臣江邈論之俊乃求去遂以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江郡王奉朝請十餘年而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

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爲世所
鄙薄（靜江今桂林府寧武今保寧府廣元縣靜海今揚州府通州清河郡今廣平府清河縣及東昌府恩縣皆其故地）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
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罷朝
請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初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
及閒暇時脩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備時變秦檜始以復
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
任私意變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罷歸○詔秘書少
監秦熺脩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乞
以子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
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爲己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
周執羔上之○孟忠厚罷○十二月金太子濟安卒○西
遼感天后蕭氏卒子夷列立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
四千五百

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二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四年）春二月作景靈宮于
臨安○三月築太社太稷壇○築圜丘○四月頒鄉飲酒
儀于諸州○閏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嘗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后在金虜中宮以待其還至是始立）
○王次翁罷○五月金初立太廟社稷○六月程克俊罷

○八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至是以和議成許使人還餘皆物故惟三人得歸已而金人懼爲已患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皓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遣江邈奉迎累朝神御于溫州○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瑗解官持服○十月奉安累朝神御于景靈宮○十一月有事於圜丘赦○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不見○金使完顏曄來賀正旦初營田于關外○建秘書省○求遺書

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西遼紹興三年○夏大慶元年春正月行人王倫爲金所殺金欲以倫爲平灤二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汚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

就縊於是河間地震兩雹三日聞者哀之平州今永平府欒州屬爲

○作太學及國子監即岳飛第爲之太學凡十三齋○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翼卒翼字彦禮韜次子子翼天性孝友平居閨書不自暇誨子弟諄諄次洞然與人交淡而耐久心計精敏長於理財至聞善聚斂者則深惡之其為州必與令約曰公事勿彼此第簡毋擾民可也凡聽訟甲乙迭問理徹而情通曹無留務獄無停囚常日馭吏何必嚴威顧令奉行文書勿與吾事足矣深惡浮圖氏之學其書亦不觀也

○四月作渾儀○禁野史秦檜慮爲人所譏故也

許浩曰野史奚而作乎盖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事者見而不平而書之以詔後世使爲之監戒也又奚爲而禁乎盖其君相自知其所爲不善而恐其聞於後世禁使弗書以滅其跡也殊不知此乃公論而天理之所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而不可得而禁也何也盖君相有死之日而人心未嘗死也人心不死而君相死則固有能識之者將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傳之矣故曰不可得而禁也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于天下也大矣檜知不爲天下公論所容既以子熺領國史脩建炎以來日曆又以孫塤脩撰實録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俾不得以紀述朝廷政事檜以已之過惡皆已滅迹萬世

之下人不得而知矣豈知身死之後公論具在而其壅蔽人言劫制君父誅鋤忠良和議誤國之實史臣莫不備言而纖悉靡遺故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然抑有不可禁者金國史也金史不可禁則縱之使歸使贊和議以及稱臣拜詔之實固已先書則又不必死後而史臣書之而後傳也然則野史之禁亦奚爲乎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置經界局于平江府以李椿年領其事○金使烏延和來賀天中節○六月黥配太學生張伯麟于吉陽軍伯麟嘗題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秦檜怒故也吉陽軍今瓊州府崖州吳伐越吳王闔廬重創而死子夫差立誓復讐朝夕卧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後卒敗越復仇

○九月以吳璘爲利州西路安撫使楊政爲利州東路安撫使○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故也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秦檜從之○十一月徙李光于瓊州○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刻帝書六經于國子監

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西遼紹興四年○夏大慶三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二月封崇國公璩爲恩平郡王恩平郡今肇慶府陽江縣是也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帝幸秦檜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西遼紹興五年○夏大慶三年）春正月行籍田禮○二月毀淫祠○作秦檜家廟○三月作武學○五月作景鍾○金右丞相韓企先卒（企先爲相每欲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爲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之臣號多君子稱賢相焉）○高麗王楷卒子晛立○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爲國師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爲左衽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欲因金主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爲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師瑗皆遇害闔門無噍類○九月以何鑄爲金國祈請使（請國族也）○金劉豫死○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忠顯公韐之長子也仕至右諫議大夫充徽猷閣侍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子羽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爲盡死其爲政發姦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緩急叩門無愛于力振人乏絕傾貲倒廩闢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

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耳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放萬壽觀使張浚于連州先是浚因彗見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大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奸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

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時秦檜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西遼紹興六年○夏大慶四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何若罷○以段拂參知政事○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七月召鄭剛中還以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事時剛中治蜀頗有方與秦檜忌之○八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軍先是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

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求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爲相專以固國本爲先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于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則鼎爲稱首焉○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清遠軍今柳州府融縣箕尾東方宿名齎持也行也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西遼紹興七年○夏大慶五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熺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罷四川宣撫司以李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六月金以完顏亮爲平章政事○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金以完顏宗賢爲左丞相○九月詹大方卒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太師領三省事兀朮卒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虎等皆有自爲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日就衰弱矣故其國論功以爲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而已

○十一月徙胡銓于吉陽軍○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

丞相

己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海陵煬王亮天德元年○西遼紹興八年○夏天盛元年

春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金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亮既得政益邀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權心

○五月金黜完顏亮行臺尚書省事先是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肯火入金主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大風壞民居官舍兀朮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金主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然金主不悅故出亮

○八月金主殺其左司郎中三合○九月金復召完顏亮爲平章政事亮行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用由是逆謀益甚

○十月金主殺其弟胙王常勝○十一月金主殺其后裴蒲氏自兀朮既沒其后裴蒲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積怒于后遂殺之而召胙王妃撒邪納于宮中

○十二月金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史臣賛曰金熙宗之世境內無事敬禮大臣委以國政故其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自致凶禍焉

金主亮追廢其故主亶爲東昏王○金主追謚其考梁宋國王斡本爲帝廟號德宗○召隱士劉勉之不至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西遼紹興九年○夏天盛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

刃遮檜肩輿刺之不中逮送大理檢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皇太后（斡本正室徒單氏無子次室大氏生金主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及金主弒熙宗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及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御之）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余堯弼如金（賀即位）○以秦熺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于峽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八人皆緣坐黜降有差○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主攘狄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四月置力田科○金主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爲尚書左丞蕭玉爲禮部尚書（初金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恐國人以秉德等皆懿親大臣無罪而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尚書省譯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太宗正寺胡里甲等擊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

史臣曰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而辱之而害及其戚屬當時其臣最爲之致力者粘沒喝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民乃天之子也以裔夷之賤而凌天子之尊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天乃假手於其子孫俾自殺其子孫以代宋人報讐焉自歲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宗猶及見之出乎爾反乎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後之夷狄恃其強力以爲中國害者亦可以鑒已

○五月秦檜上中興聖統詔奉安于景靈宮○六月加秦熺少保○七月除新米稅○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金以蕭玉參知政事○九月竄太常主簿吳元美于容州（容州今悟州府容縣）

○十月金主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平章政事孛吉工部尚書謀里野夷其族於是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皆死○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西遼紹興十年○夏天盛三年）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爲金國祈請使請淵聖及皇族○三月金營宮于燕京（金主稍習經史纂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多謂上

京餘在一隅官難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編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焉

○五月金主納其宗婦于宮○七月以曹筠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九月巫伋還自金言金人不許所請○十一月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西遼紹興十一年○夏天盛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梅容州秦檜意也○貶直龍圖閣葉三省于筠州竄監都作院王遠于高州以通書趙鼎王庶力詆和議也○四月巫伋罷以章夏簽書樞密院事○七月金主使唐括定哥殺其夫崇義節度使烏帶以定哥爲貴妃○九月章夏罷十月以宋撲簽書樞密院事○竄從政郎楊煒于萬安軍煒嘗章書議和戍非便故也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十二年○夏天盛五年春三月金遷都下燕改燕京爲中都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廢上京爲會寧府○以王循友知建康府○金以蕭裕爲右丞相○四月金太后太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謂金主曰徒單后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死謂金主曰女以我之故不令徒單后偕來我死必迎致之當如事我

○五月以蕭振爲四川安撫制置使○金主殺其弟西京

留守蒲家○十月宋撲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主納其叔母阿懶爲昭妃召葛王烏祿妻烏林荅氏于濟南烏林荅氏自殺時金主恣於淫泆於宗族姪女無所忌恥皆與之私又召烏祿妻烏林荅氏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鄉自殺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耶律氏崇福元年○夏天盛六年春正月金蕭裕謀反伏誅裕在相位恃功專恣勢傾朝廷金主倚信之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將及禍遂與蕭馬家奴等謀立故遼主延禧之孫

○三月竄何允于英州○四月以孔搢襲封衍聖公搢玠之子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金始置交鈔庫

史臣曰元以來鈔製始此按宋之交會其製無考金史交鈔之製外爲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元承其舊至今沿用之中雖小異而其大槩實相同也宋之交會猶與錢相爲輕重而有稱提之法此後則錢自錢鈔自鈔各自與物相爲輕重矣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七月貶四川制置使蕭振于池州以符中行代之○以秦塤脩撰實錄院塤檜孫也是年舉省試殿試皆爲第一及廷試知貢舉

湯思退以墳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擠熺語遂擢張孝祥第一降墳居第三至是脩撰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金毁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宅夷其址而耕之○十二月竄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于昭欽州（昭州今平樂府欽州今因之屬廉州府）○竄通判武崗軍方疇知雷州王趯于永辰州秦檜怨疇通書丁胡銓也（武崗軍今梁慶府武崗州）○西遼主夷列卒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自號承天皇太后氏）

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西遼崇福三年○夏天盛七年）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長卿仁和縣尉莫燁于化州武崗軍（仁和縣今屬杭州府化州今屬高州府）○四月施鉅罷○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故改○七月進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寺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光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

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嚞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爲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臺諫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則止言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以塞責百官當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群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

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遺表有云願陛下益堅鄰國之懽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又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焉謁告歸休也秦始皇閱三皇之禮或曰殷端上車金根之色於是作金根

之車九錫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

史斷曰姦臣之惡莫甚於秦檜焉蓋宋至高宗危亡已甚自檜挈家北還專主和議以罷四方援兵土蹙日月之光下亂彝倫之叙大讐不復孤二帝望救之心報本欠虧廢七廟禘嘗之祭陷衣冠於左衽喪廉耻於夷風妬害忠良殺岳飛而并父子擠排黨論竄趙鼎以及諸臣賄通四夷冤含九地惡固同於檮杌凶實類于窮奇借使聖人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秦檜以姦邪賣國誠天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猶得保首領以沒追封加謚者何哉嗟乎此又天地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負太祖背盟專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檜使負高宗以喪其社稷歟不然何朝士皆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卒使其秉執大權也故君子觀乎宣和殿檜生玉芝則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以湯思退兼權參知政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治秦檜姻黨安置曹泳鄭億年于遠州竄

莫汲等九人于嶺南免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金主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十一月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以士俴爲嗣濮王令誏音朗爲安定郡王二王自令廳士儡卒後秦檜不與繼封凡十餘年○十二月詔復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及洪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于郴州胡銓于衡州召孟忠厚奉朝請○董德元免以沈該參知政事○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復以蕭振爲四川制置使符行中免○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西遼崇福三年○夏天盛八年春正月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江藻舊官○安定郡王令誏讓封于其兄令衿詔從之○金以蕭玉爲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以邊事已定○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爲尚書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淵聖皇帝崩于金○七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十月復安置特進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浚會有母喪念天下事爲和議

所移邊備蕩弛且聞金主驕悍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適有星變求直言浚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推欲受命于金疏進万俟卨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金主改葬其始祖以下十主于燕之大房山大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行世

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西遼崇福四年○夏天盛九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万俟卨卒○六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四川制置使蕭振卒七月以李文會代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十月金初鑄銅錢先是止用前代錢也○十一月湯鵬舉免○孫道夫如金賀正旦也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西遼崇福五年○夏天盛十年春正月金主校其諫議大夫楊伯雄金主使小底東勝家保養其次子矧思阿補至是病死追封宿王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閔之怒召伯雄謂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或不視朝則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

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敕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蓋人君不恤國事溺于此者耳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聞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直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乃杖而釋之○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倫同知院事○孫道夫還自金具奏言金主欲南侵故先設二事爲辭湯思退不以爲然金主語道夫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主嘗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王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王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遂遣使籍其諸路丁壯充軍○九月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以士輅爲嗣濮王音葛○作損齋上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爲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許浩曰所貴乎知易者以甚遇益則能思損以求去夫

損遇損則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若其於益而不知思夫損則莫益孼而損必招於損而不思夫益則已事不往而益終不可得矣是豈知易之道者哉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苟存江南則地損矣邊兵屢衂國婦多髮則人損矣此正所謂損之時也高宗於此卧薪嘗膽勵兵北向以求益其所損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而平陂往復亦理之必然也豈終於損而已乎高宗不知出此而於遷徙未定之陬築室自居以損爲扁委曰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是則守乎一職治乎一事者之所爲也高宗爲天下主而當

厄難父兄之仇待之爲復生民塗炭待之以拯日夕皇皇以求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而自處乎夫惟其以損自處是以偏信賊檜稱臣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畫淮自守而疆則損殺飛竄銓而士則損野有餓莩而民則損而無乎不損矣是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之

○十月金營宮室于汴京○十二月安定郡王令衿卒

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西遼崇福六年○夏天盛十一年春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爲大害盜賊往往繇此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

也○二月金造戰艦于通州通州屬順天府
○三月立限田差役法○金大造兵于諸道○五月貶禮
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先是道夫使金還累奏金有南侵
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對曰彼
殺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
對帝輙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綿州屬成都府
○六月以王綸爲金國奉表稱謝使○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張九成卒○陳誠之罷○沈該免○七月以賀允中
參知政事○復以令誏爲安定郡王○八月金調馬于諸
路○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康伯靜重

明敏一語不妄發帝謂爲真宰相嘗命與湯思退論事俾
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
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以李燾爲幹辨公事初燾
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録旁采家集
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
後續資治通鑑長編盖始于此至是四川安撫制置使王
剛中聞燾名薦之翰林學士脩國史周麟之言知雙流縣李燾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
詔給札録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
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燾惡其誤國
檀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二十年
○皇太后韋氏崩年八十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輙不勝憂懼常戒宮人

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未白朕○十一月葬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金主殺其太傅使祈宰以諫南侵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西遼崇福七年○夏天盛十二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爲皇太子進封建王更名璩先是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帝留王綸葉義問同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帝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監臨必生聖子爲此以繫人心不可無也帝復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朕覽唐宣宗事群臣有議及嗣儲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趣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畧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於人○三月以皇姪恩平郡王瑗判太宗正寺名號始定○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帥舟師平之金主命文曰朕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六月

王綸罷○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賀允中致仕○十月虞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金主謂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免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初行會子○徐度如金賀生辰也○以張一俊監廣州都作院橫渠先生五世孫也

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太定元年○西遼崇福八年○夏天盛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爲尚書左右僕射○徐度還自金時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遣使徵諸道兵其女直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半強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漢兒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遷都汴京○四月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之地始聞淵聖皇帝之喪

史臣曰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一旦失身夷落死無殯

歛之具葬埋之地嗚呼人主而思念及此可不兢兢業業乎哉

○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以陳康伯言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故也時宿將無在者惟劉錡在荊南因召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恩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于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焉○六月以劉錡爲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帥師屯楊州○金西北路契丹移剌窩斡反初金主徵兵伐宋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仇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軍來則老弱必盡繫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移剌窩斡遂反

○金主遷都于汴○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部之乃還○七月金大括贏馬于諸路○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內者於是趙氏耶律氏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周麟之有罪免初陳康伯聞金將敗盟召三衙帥及楊存中即沂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帝雅欲視師周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康伯勉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之臣與國存亡雖死安

避麟之竟辭行遂坐免○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漣水軍及海州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漣水軍今淮安府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以成閔爲湖北京西制置使○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徒單后聞金主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遂弒之自是莫有敢諫者矣○九月金主大舉南侵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宗○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呂璘敗之復秦隴洮州先是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呂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祗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又遣別將彭青至保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夏浚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府遣使入朝友直博州高平人初從父佐游志復中原以歸宋聞金渝盟遂徧諭州縣勤王得衆數萬進攻大名克之高平縣屬東昌府博州即東昌府也

○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唐島殺其將鄭家時金遣蒙恬鎮國攻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魏勝出兵迎戰大敗之殺鎮國軍聲益振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守滕昶告急于勝勝提兵救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知其爲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間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勝步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趣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勝爲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兵死傷多乃引去金主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攻海州圍之會浙東副揔管李寶遣子公佐覘賊至海州遣人報之寶遡風赴援金人不意寶至乃引去勝出城迎寶遂俱至次于唐島膠西縣今東昌府膠州唐島在膠州南

○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于淮陰初錡兵至楊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以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清河口在淮安府城西今爲縣屬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于遼陽更名雍初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入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

之金主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禄聞而憂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禄益懼謀於其舅李石石勸烏禄先殺副留守高存福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丙午烏禄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烏禄是爲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

劉錡將王權之師潰于昭關錡帥師還楊州金主亮遂入廬州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金蕭琦入徐州○吳拱復唐州（拱武鉅復鄧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先是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趙閎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綱目斷云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讐事虜委爲固然茲因逆亮構隙陵轢中華帝能渙起神斷率將親征可謂稍振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爲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耳據事直言其義自見

金徒單貞入真州遂侵楊州○王彥復商州○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煑死人膏爲油用之因築臺江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左督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遣總管阿鄰阿撒二人率舟師先濟溫都奧剌馬欽習失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舟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和州會尚書省令左司郎中兀不喝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王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將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以李顯忠爲御營先鋒都統制屯蕪湖

○劉錡使員琦禦金人于皂角林大敗之斬其將高景山
○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
百人塞瓜州李横以八千人固守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
矣○成閔復蔡州○王彥復虢州○十月召張浚判建康
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詔
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
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
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
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
將其師○金人侵瓜州劉汜禦之敗績葉義問自鎮江如

建康初義問至鎮江聞金人攻瓜州劉汜以克敵弓射却
之乃督鎮江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劉
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汜先退李横
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横汜僅以身免錡聞
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媟
罵之○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采石金主亮遂趨揚州乙
亥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濟江
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黄金一兩會葉義問命虞允文往
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
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觧鞍束甲

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
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
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
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
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金主
踞坐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軍十萬八千允文乃命
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
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
金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
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拊俊之背曰

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
死戰中流宋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
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
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
不死于江者金主悉敲殺之允文犒將士曰敵今敗明當
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
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
三百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
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決戰以決
雌雄金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虎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

二人率其軍趍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金主亮趍淮東提刑劉頒死之○金主雍追尊其考許王訛里朶爲帝廟號睿宗○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時金主至揚州允文謂顯忠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是時金人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尺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改治馬船爲戰艦焉京口今鎮江府

○劉錡罷疾篤故也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校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焉○以成閔爲淮東制置招討使李顯忠爲淮西制置招討使吳琪爲湖北京西制置招討使○金人入泰州○金人弒其主亮于瓜州先是金主亮至瓜州居于金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

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楊州徐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鵝鶻船及運船于瓜州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乙未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金主營金主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金主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收其妃嬪及李通等十餘人皆殺之（謀克百夫長也）（猛安千夫長大定二年降封海陵謚曰煬）

史臣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弒其君欲伐國則弒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方以三十三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

不戒哉可不戒哉

金都督府遣使來輸平○十二月楊春復廬州○以李寶爲浙西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金劉萼自荆襄帥師北去○咎朝復鄧州○成閔渡江收復淮東○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王選復楚州○帝如建康府先是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金師渡淮北還○罷督視府虞允文還自鎮江允文入對帝慰籍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裴度聞喜人唐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討平淮蔡勛封晉國公加中書令卒謚文忠度以身繫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劉銳復泗州○李顯忠復和州○金主雍入燕○帝次于鎮江府○王友直自壽春來歸以爲忠義軍都統制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西遼崇福九年○夏天盛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帝至建康府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來朝○金使高忠建來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而以建忠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以耿京爲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天平軍本東平郡也宋政和初改東平府今改爲州屬兖州府○以楊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

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
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府時將祔欽
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
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
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瘞欽
宗重于臨安之招賢寺○金人取蔡州○金以張浩爲尚
書令金主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
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
等無以此爲心又曰朕當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
言即言無緘默以自便又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

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
以聞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也又曰臣民上書者多尚
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
又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畧
無獻替可乎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
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蚤夜
孜孜冀聞讜論也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張
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復曰誰與浩
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乎事遂寢
○金放蕭玉敬嗣暉許霖等于田里誅特末哥及其妻高

氏討輔金主亮爲虐者也

○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退守寶雞○楊春罷○張安國殺耿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歸于臨安斬之○吳璘復德順軍環州德順軍今平涼府靜寧州環州今慶陽府環縣是也

○洪邁使金先是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郎洪邁充賀登極使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吳璘使姚仲等復河源會熙州來安鎮戎軍○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入圍海州張子蓋帥師救邵之○金追廢故主亮爲海陵郡王謚曰煬○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眘○金立楚王允恭爲太子○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御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衙司吳琪主管侍衛步軍司○罷楊存中爲

醴泉觀使○六月追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偁爲秀王母張氏爲王夫人○朱倬罷帝還建康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及太子立倬心不自安力求去○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先是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帝即駕之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綱目斷云書自稱譏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耳其曰自稱則非義焉高宗在位三紀于茲時非不久年非不高國不闕而日蹙事不治而日壞而徒稱臣奉貢偷安一隅中興之能事畢矣至是厭倦萬機傳位太子則父母之伉終身不得一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高宗寧無愧怍乎綱目書此貶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間矣

新安胡氏曰建儲之議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爲嗣則出于帝心之獨斷而耿以選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異時揖遜之舉曾無繫戀所以爲中

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自國初至于慶曆又自慶曆至于熈豐宣靖始終不競於敵而已矣建紹百戰而名將出焉武功之競莫盛于劉錡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時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四明陳氏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黄終制于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宋史筆斷曰天眷太祖之德可謂至深而且篤矣盖太祖易姓而起以辛苦而平天下以仁義而息干戈弘濟斯民功侔湯武故以天眷有德而言宜其子孫弗替享國長久柰何傳之太宗敗盟負約遂有天位不傳諸姪而傳諸子致使太祖子孫零落不振者幾二百年幸而高宗自念乏於儲嗣惻然興感乃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則無以慰在天之靈要宜亮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願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

之望於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育于宮中賜名瑗立爲皇太子復賜名曙更名眘至是即皇帝位是爲孝宗嗟乎向使靖康之亂不作高宗之嗣不絕藝祖雖有聖子神孫亦不能揖讓而有天下矣今而神器及於孝宗者非由人力乃天命也然天命至公且仁既假孝宗以位而復遺之以安故於紹興末年姦臣秦檜死万俟卨亡海陵王就戮南北之兵移諜而解既登太寶復有朱熹辛次膺虞允文劉珙諸賢臣並出力陳治道使太祖在天之靈陟降清廟用享馨香豐潔之祀垂一百餘年而後已嗟夫天之眷祐太祖者乃如此猶謂下民可罔上天可欺歟然則太祖之祀既絕而復興者未必不由于心德之所致盖太祖而受周禪過於防密乃遷鄭王于房州使其沈淪憂憤而沒則已之子孫寧有不致於陵替國之運祚亦寧有不至于中歇者哉此所以偏據一方而終不能恢復中原也

以龍太淵爲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

○以胡銓知饒州始復用也○七月吳挺復鞏州○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初帝手書召浚入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

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犄角譬如逐鹿犄謂策其下猶戾鹿之足也角謂禦其上猶執鹿之角也

○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備擬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天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備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詔汪徹視師湖北京西

○劉珙如金告即位○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

○趙樽復光州○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川陝宣諭

使虞允文罷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金完顏思敬獲移剌窩斡斬之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仙討者多爲所敗金遣右副元帥謀衍討敗之金復以僕散忠義爲右副元帥代謀衍窩斡尚有衆八萬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敗之窩斡僅以身免欲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都監思敬其黨悉平○十月葉義問罷○加恩平郡王璩少傅○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金蒲察世傑侵德順軍吳璘拒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帥師次于汴京紇石烈志寧爲左副元帥帥師次于睢陽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爲宋所復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經畧宋事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京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

者日衆矣○以洸介爲四川制置使○召浚子拭起行在拭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終